

壯麗：余光中論



黃維樑 著

火浴的鳳凰

璀璨的五采筆

用紫色筆來寫詩

用金色筆來寫散文

用黑色筆來寫評論

用紅色筆來編輯作品

用藍色筆來翻譯



香港文思出版社

書名：壯麗：余光中論

作者：黃維樑

出版：文思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六合街九號中溪工業大廈 7 字樓 C 室

電話：(852)3486 9569 傳真：(852)3012 2694

書號：ISBN988-19067-9-3

版次：201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 68 元（如直接向出版社訂購，可獲八折優待，並免收平郵郵費）

封面封底設計：黃維樑、博藝坊

Sublimity and Beautifulness: On Yu Guangzhong

by Wong Wai-leung (Huang Weiliang)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ugust, 201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2013年5月照

黃維樑，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美國、台灣、大陸、澳門多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先後任美國 Macalester College 及四川大學客座講座教授。黃氏著編書籍有《中國詩學縱橫論》《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多種。歷任香港等地多個文學團體主席或顧問。作品迭得讚譽，收獲多個文學獎，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大、中學語文教材。

《壯麗：余光中論》的壯麗，可理解為壯美 (sublime)，也可理解為壯美加上秀美 (beautiful)；《文心雕龍》則有「壯麗」的風格論。書名可英譯為 *Sublimity and Beautifulness: On Yu Guangzhong*。本書作者黃維樑研讀余光中 (1928-) 作品至今50年，先後發表過近百篇文章，著編出版過三本相關專論集。《壯麗》一書選集黃氏早、中、近期的余光中評論近50篇，他兼顧余氏詩歌散文批評翻譯各種文體，析評時適量運用中西多種理論，微觀宏觀並重，又作古今中西的比較，以全面闡釋文學大師紫金紅藍黑五采之筆的璀璨成品。黃教授1979年著編出版的《火浴的鳳凰》為「余學」奠基，這本《壯麗》則為黃氏余學的後續纍纍碩果，議論中肯精闢、資料豐富珍貴，在余學中成「一家之言」。

《火浴的鳳凰》“is a must for students of Taiwan literature.”（「此書是研習臺灣文學者必備之書。」）

——Sharon S.J. Ho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中國文學》），1985年1月。

「黃維樑的評論大都有清明的理性、深厚的學養、藝術的感悟、情感的飛揚；…匯通中外古今的學術個性，表現得充分和鮮明。他的文采俯拾即是。」

——李元洛，《香江文壇》，2002年11月。

Supported by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本書出版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黃維樑著《壯麗：余光中論》目次

導言：「壯麗的光中」	1
第一輯：前論	
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1968-1969 作）	6
詩，不朽之盛事——析余光中〈白玉苦瓜〉（1975 作）	14
《火浴的鳳凰》的導言（1979 年作）	26
初論余光中的文學批評（1981 年作）	41
情采繁富，詩心永春：試論余光中各時期詩作的特色（1998 年作）	46
第二輯：通論	
余光中的「文心雕龍」	62
余光中的 2013 年	80
第三輯：論詩	
「余光中詩園」導賞	88
青葉燦花的水仙：余光中筆下的屈原	95
為李白、杜甫造像：論余光中與唐詩	103
鄉土詩人余光中	118
余光中詠水果詩	135
余光中〈鄉愁〉的故事	140
用六何法析評余光中兩首詩：〈如果遠方有戰爭〉和〈貼耳書〉	149
余光中〈黃金城〉：一人的美味眾生的痛楚	157
闖邪的銀耳墜：讀余光中〈玻璃塔〉和〈兩相惜〉	159
冷氣室內談〈苦熱〉：王維、余光中的兩首同題詩	162
星雲呼應余光中〈行路難〉	169
余光中〈唐詩神游〉導遊	173
讀余光中詩隨筆：〈大停電〉〈歡呼哈雷〉〈向日葵〉〈抱孫〉〈魔鏡〉 〈民歌〉〈秣歸祭屈原〉〈頌屈原〉〈阿里山贊〉	176
第四輯：論散文	
博雅之人，吐納英華：余光中學者散文〈何以解憂〉析論	187
用《文心雕龍》理論析評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201
「眺不到長安」：余光中的離散懷鄉散文〈逍遙遊〉	208

余師傳梁師：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	215
壯麗的光中：余光中《大美為美》序	229
余光中唯美之旅〈佛羅倫斯記〉	231
韓潮蘇海王嶺余峯：余光中與王蒙的散文	232

第五輯：論文學批評、翻譯及其他

余光中論中文西化	234
中詩西詩，詩是余家事：余光中詩話初探	242
喜讀余光中新著《從徐霞客到梵谷》	255
余光中的梵谷年（陳婕作）	257
濟慈：余光中的「家人」——讀余氏《濟慈名著譯述》隨筆	264

第六輯：短論與雜記

余光中以散文成就獲「吳三連文學獎」	271
欣賞香港的山水：推介余光中《春來半島》	273
從洋紫荊到木棉花：余光中談兩年來近況	275
隔海說詩的知音：流沙河的《余光中一百首》	277
從「愚昧」辯到「清明」：「外文中文譯」研討會側記	280
在中國文學史裡長春、永春	282
一個廣闊自足的宇宙：錢學武《余光中詩題材研究》序	283
余學近著六種簡介	286
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余光中從古典文學得到豐富營養	288
余翁的新捕獲	290
筆璨五采，室藏五財：在中山大學余光中特藏室啓用典禮的講話	292

第七輯：附錄

余光中傳略	295
余光中年表（至 2013 年）	297
余群、余派、沙田幫：沙田文學略說	311
當代中華文學有沒有大師？——並以余光中為例評論之	316
黃維樑著編的書「黃維樑評論余光中」篇目	318
後記	321

導言：「壯麗的光中」

一、釋「壯麗」

古羅馬的朗介納斯 (Longinus) 論 sublime 風格，sublime 一般譯為崇高、雄渾、雄偉、宏壯、壯美。朗介納斯認為壯美風格的形成有五個主要因素，包括思想的崇高雄偉，而其基本則為語言的巧妙運用。18 世紀英國伯克 (Edmund Burke) 論 sublime，拿它與 beautiful 比照，認為兩者互異；我們可把伯克說的 beautiful 譯為秀美、秀麗或美麗。

約 6 世紀初成書的我國經典《文心雕龍》，其〈體性〉篇說：「壯麗，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

余光中 1990 年有散文寫梵谷，題為〈壯麗的祭典〉；同年有詩詠梵谷，題為〈向日葵〉，有句云：「為了追光，光，壯麗的光。」余氏 1991 年有詩〈五行無阻〉：「你豈能阻我 / 回到光中，回到壯麗的光中」。此前此後，余氏詩文中用了「壯麗」一詞的還有很多。

我編著、1979 年出版的《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在〈導言〉中說：余氏風格可以「精新鬱趣，博麗豪雄」來形容；他的「筆鋒剛健壯麗，文氣充沛，另一方面，他也創造了不少清麗柔美的意境，這是『麗』的又一解釋。」

我編選、2001 年出版的《大美為美：余光中散文精選》（深圳，海天出版社），所撰前言題為〈壯麗的光中〉，這樣寫道：「余光中的大塊文章，如大鵬、如騏驎、如名山大川，充滿了陽剛之美，氣度恢宏，是朗介納斯說的 sublime 風格，安諾德所說的 grand style。」

2009 年所撰拙作《余光中詩園導賞》說：「詩教詩藝俱備，德智體群美五育俱全，從〈鄉愁〉至〈五行無阻〉，余光中詩園沐在一片溫柔而壯麗的光中。」

書名《壯麗：余光中論》（語意較為周延的書名應為《壯麗：余光中作品論》）的壯麗一詞，可理解為壯美 (sublime)，也可理解為壯美、宏壯 (sublime) 加上秀美、秀麗 (beautiful)。書名可英譯為

Sublimity and Beautifulnss: On Yu Guangzhong.

二、余光中小傳

原籍福建永春，1928年重陽節生於南京。學者、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先後就讀於南京大學、廈門大學；1950年赴臺，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赴美進修，獲愛奧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先後任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又任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在海峽兩岸四地及亞歐美各地講學或任客座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臺灣中山大學、澳門大學等校榮譽文學博士，北京大學駐校詩人。著譯有《白玉苦瓜》《逍遙遊》《梵谷傳》等數十種。為文壇重鎮，好評者眾，其深遠影響遍及海內外。（較詳細的傳記資料，請參閱本書附錄。）

三、余光中璀璨的五采筆

余光中用紫色筆來寫詩，用金色筆來寫散文，用黑色筆來寫評論，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用藍色筆來翻譯。

詩是余先生的最愛，從《舟子的悲歌》到《藕神》，他先後出版過十多本詩集。其詩融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題材廣闊，情思深邃，風格屢變，技巧多姿，明朗而耐讀，他可戴中國現代詩的高貴桂冠而無愧。紫色有高貴尊崇的象徵意涵，所以說他用紫色筆來寫詩。

余教授的散文集，從《左手的繆思》到《青銅一夢》，共十多本，享譽文苑，長銷不衰。他的散文，別具風格，尤其是青壯年時期的作品，如《逍遙遊》、《望鄉的牧神》諸卷篇章，氣魄雄奇，色彩燦麗，白話、文言、西化體交融，號稱「余體」。他因此建立了美名，也賺到了可觀的潤筆；所以說，光中先生用金色筆來寫散文。

文學評論出於余先生的另一枝筆。在《分水嶺上》、《舉杯向天笑》等書和其他文章裏，他的評論出入古今，有古典主義的明晰說理，有浪漫主義的豐盈意象，解釋有度，褒貶有據，於剖情析采之際，力求公正，效黑面包公之判斷。光中先生用黑色筆來寫評論。

余教授又是位資深的編輯。《藍星》、《文星》、《現代文學》諸雜誌以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等選集，其內容都由他的朱砂筆圈點而成。他選文時既有標準，又能有容乃大，結果是為文壇建樹了一座座醒目的豐碑。他批閱學生作業，尤其嚴謹。光中先生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

第五枝，是余教授的譯筆。這枝健筆揮動了六十年，成品豐富無比。他「中譯英」過中國的現代詩；也「英譯中」過英美的詩歌、小說以至戲劇。他教翻譯，做翻譯獎評判，主張要譯原意，不一定要譯原文。他力數惡性西化的翻譯體文字之弊，做清通多姿漢語的守護天使。在色彩的象徵中，藍色有信實和忠貞的寓意，光中先生用藍色筆來翻譯。

五色之中，金、紫最為輝煌。他上承中國文學傳統，旁采西洋藝術，於新詩、散文的貢獻，近於杜甫之博大與創新，有如韓潮蘇海的集成與開拓。

四、本書的內容及體例

筆者在大學時期（1965-69年）開始閱讀余光中的作品，並發表評論文章，至今近五十年，已發表的論文長長短短有近百篇。1979年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1994年我編著的《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2004年我著作的《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先後出版（其中《火浴的鳳凰》至少印刷了五次），三本書分別收錄了我「評論余光中作品」的文章，共約三十篇。我所撰而沒有收入上述三書中的，以及2004年以來撰寫的，長文短論，有六、七十篇。現在這本《壯麗：余光中論》所收我的評論和文獻資料共50篇，分為七輯，其構成如下。

第一輯「前論」共5篇：所收的是我較為早期（1968-98年）發表的文章，有對余光中個別作品的解說，也有對他較為全面的評論，其中有4篇分別見於《火浴的鳳凰》、《璀璨的五采筆》和《文化英雄拜會記》三本書。這三本書現已絕版，舊作重現，應該不無意義。析余氏〈白玉苦瓜〉一文，由一篇詩的微觀到多篇甚至整體的宏觀，

且論述時中西比較，也反映了我文學批評的一種基本風格。曾見於上述三本書的其他文章，本書第二輯至第七輯不收錄。

第二輯「通論」共2篇：首篇用文學理論經典《文心雕龍》的學說，全面析評余氏作品，有其方法學的特色。稱述余光中文學成就之外，發揚《文心雕龍》理論，也是我多年來的縈心之念。

第三輯「論詩」共13篇：余光中的想像出入古今，我析論之；他〈鄉愁〉一詩的傳播歷程，我述評之。由胡適提倡至今，新詩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怎樣寫新詩、怎樣讀新詩，仍然使很多人困惑。本輯賞析余氏詩歌，順便回答這些問題。他的作品我認為有典範意義。

第四輯「論散文」共7篇：我闡釋余光中這位傑出「學者散文家」情采兼之的本色，〈何以解憂〉一文的積極人生態度更值得大加發揚。其〈逍遙游〉之篇是「余體」散文的代表，我則從當代「離散」（diaspora）理論剖析其內容思想。

第五輯「論文學批評、翻譯及其他」共5篇：詩是余家事，余光中言不離詩，乃有余氏詩話。英語君臨全球，這位精通中英文的大作家、翻譯家，含英咀華之際，勸告我們用詞造句不要惡性西化（英語化）。

第六輯「短論與雜記」共11篇：《火浴的鳳凰》1979年出版後，論者說我因此書而為「余學」奠基；這一輯可說是余學的零縑碎帛，諸文的題材與筆法各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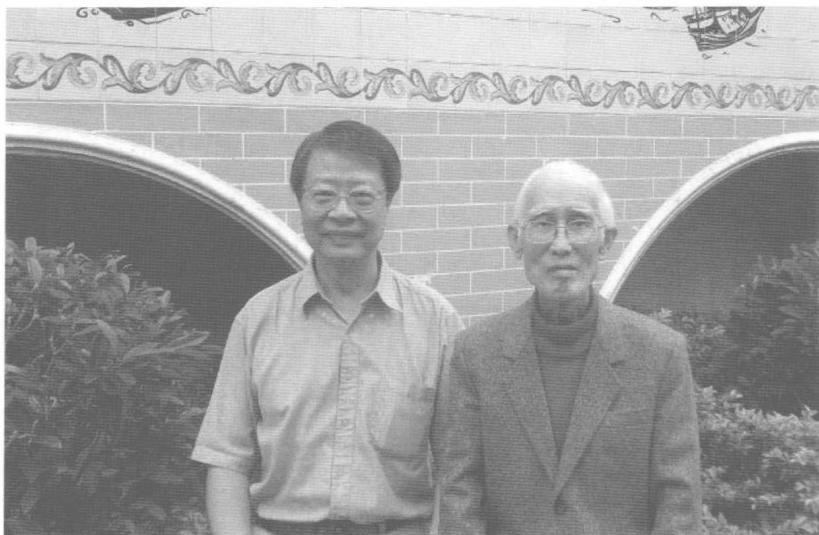
第七輯「附錄」共5篇：包含豐富的余光中生平資料，和余氏研究資料；《當代中華文學有沒有大師？》（節錄）一文則嘗試說明為什麼余光中稱得上是文學大師。

筆者因為《火浴的鳳凰》出版、「余學」奠基而感到自豪；數十年來海內外的余光中研究蔚為大觀，我曾在本書不同文章中道及其豐碩成果。本書所收拙作，「古」「今」都有，對余氏作品各體兼顧，衡文標準則為劉勰所重的情采並茂、錢鍾書所持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立論方向近五十年而不變，乃成此「一家之言」，知我罪我，其為此乎？本書收「一家之言」的數十篇評論，加上豐富翔實的「余

學」種種資料，讀者一冊在手，應能對全面閱讀、理解、欣賞余光中的作品，有所幫助。

這本《壯麗：余光中論》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出版經費資助，即將面世；限於人力物力，面世前未能先把全書排版格式完全統一起來，是一憾事。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及多年來的不少朋友、學生，對本書的出版多有襄助，筆者謹在此衷心致謝。本書錯誤疏陋之處，敬請讀者諸君指正。

【2014年5月31日完稿】



2014年4月余光中與作者合照

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

(1968-1969作)

【本文寫作於1968年12月至1969年2月，以筆名「游之夏」發表於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專欄《小小欣賞》（1968年12月27日至1969年3月7日，大概每兩週一篇），當時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四年級學生，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學青年。本文收錄於《火浴的鳳凰》一書。新近面世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4：余光中》（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12月出版）厚達671頁，資料豐富，且每多珍貴者，為余光中研究專家所必備。唯錯漏難免，例如涉及我的部分就應更正。此書收錄我這裏的《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介紹此文時，說我「發表文章時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其實我於1976年起任中大中文系講師，換言之，它所述發表文章時間最少推遲了8年。前此臺灣文學館向我徵求同意選入拙作時，我特意要求編者註明拙作的寫作、發表年分；不料書印出來有此錯誤。】

一、余光中的散文觀

第一個把崇高的評價給予同代同輩作家的批評家，必須具有過人的勇氣。因為不當的讚譽，顯示出批評家的無知和低能。幸好我並不是批評家，又與余光中只同代而不同輩；因此，即使過譽他，也不必愧赧。何況，我更不是推崇他的先鋒。

余光中是一個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將來文學史上的評語中應有如下一句：他嘗試從各方面表現中國文字的性能和優點，且成功了。

他的散文觀，也就是他的散文風格，主要是所謂密度。密度指內容的分量占文字篇幅間的比例（見《望鄉的牧神》中的〈六千個日子〉）。密度高的散文，才是至精至純的散文。密度既指句法，也指內容思想，「不到一CC的思想竟兌上十加侖的文字」，是他所唾棄的。此所以他指斥胡適但求「流利痛快」的散文觀膚淺而且誤人；譏諷林語堂的散文，「仍在單調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淒涼的八份舞」。

所謂有密度的句法，主要指比、興和象徵的修辭法，這種修辭法

捨棄直敘和白描，是詩中常用的技巧。余光中以這種修辭法，普遍地、大量地應用到散文上，成為他散文的最重要風格。

《左手的繆思》後記裡，他寫道：「從指端，我的粉筆灰像一陣濛濛的白雨落下來，落濕了六間大學的講臺。」

這裡，他用比（比喻）的方法，把他教書的動作，形象地具現出來；更把教書的生涯，通過間接的方式，也表現出來了。教書動作是短的，作者捕捉的只是粉筆灰落下的剎那情景；教書生涯是長的，「落濕了六間大學的講臺」寫粉筆灰之多，由數量之多，我們知道時間之長。

不過，上引兩句並不是特別出色的句子，因為它們並沒有什麼「與眾迥異的字彙」。（粉筆生涯一詞是十分常見的。）我之所以舉出，目的在說明作者對這種修辭法的普遍使用：序跋這種應用文學中，他如此普遍地使用；評論性文章中，余氏也不放過機會。在〈楚歌四面談文學〉裡，他寫道：「某種學問的權威，在另一種學問面前，可能是個學童。在這一行可以杖國杖朝，在另一行也許只夠青梅竹馬。」「青梅竹馬」四字巧妙極了，這四個已差不多成為陳腔濫調的字，在他的「指揮杖」下，被賦予了活潑新鮮的生命。

二、〈九張床〉

余光中是個文字的魔術師。他魔術棒下的花巧，往往令人目眩。中國傳統載道味甚重的文學觀，是頗為排斥文學中的技巧成分的。例如我國六朝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儘管他主張文學除情理外，還應兼具文采、聲律，又要注重修飾、剪裁等功夫；對於他當世那種「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窮力追新」的文風，卻大有微詞。宋代理學家那些明道載道的「文學」理論更不必說了。在對技巧有歧見的人眼中，余光中的作品是奇巧的，而奇巧二字寓有貶意。

其實，技巧是藝術的要素之一。徒有氣質，而無技巧，則鋼琴家不成其鋼琴家，小提琴家不成其小提琴家。任何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都有以文字表達自己情志的能力；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假若缺乏超乎常人的文字駕馭能力，就不成其文學創作者。認識了這個觀念後，我們就不得不讚賞魔術家的妙技了。

用以說明余光中的文字技巧，〈九張床〉是很好的範本。

1965年春，余光中在美國講學時，寫了〈九張床〉，記述他如何從西雅圖穿過美國中部，經愛奧華、密歇根、以至目的地蓋提斯堡學院。旅次中，或投宿旅店，孤枕獨眠；或碰到故舊，促膝夜談。沒有可驚可喜的特殊遭遇。作者也不企圖著力描寫沿途的風物，不過把一些零思斷想記下來而已。這些零思斷想大多與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無涉；作者可能隨寫隨忘，讀者也可能隨讀隨忘。然而，作者卻能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聯想、擴展想像力，從而獲得一些美感或非美感的東西。作者的魔力在此。

分析〈九張床〉的技巧，可從題目、句法、意象、用典等各方面入手。

「零思斷想」一詞，與今日的術語「意識流」大抵同義。旅人經過一日跋涉，躺到床上，入睡之前，不免異國故土、遊子故人，思前想後一番。〈九張床〉的零思斷想，率多由床引發出來；以床為題，恰能與內文吻合。其次，羈留之地不同，床乃隨之而異，〈九張床〉暗喻了旅次的頻撲。余光中下筆為文之際，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念頭。他作品的題目，也是經過再三推敲而得的。這點，在〈論题目的現代化〉一文，他已表明了態度。說到題目，他往往在經典上和聲律上花心思。散文集《掌上雨》，即摘自崔顥的詩句「仙人掌雨初晴」。《逍遙遊》則除了是〈莊子〉的篇名外，「逍」「遙」二字疊韻，「遙」「遊」二字雙聲，其富於音樂性之美，使作者欣然採用。

篇幅所限，下次才能夠嘗試把〈九張床〉「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法」，而揭開魔術家的面罩。

三、典雅

「典雅」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常用術語。最早提出典雅一辭並給它下定義的，大概是《文心雕龍》了。《文心雕龍》把文學的風格分為八類，第一類就是典雅；典雅的定義為：「鎔式經誥，方軌儒門。」意即模擬和鎔鑄經典，且是儒家的經典。劉勰的文學觀直接淵源於儒家思想，所以他主張模擬和鎔鑄儒家的經典是理所當然的。撇開這種

又方又正（「雅」有「正」的意思）、亦步亦趨（「軌」也）的思想不說，劉勰的所謂「鎔〔鎔鑄〕式〔模擬〕經誥」，確能把握「典」字的意義。至於「雅」字，劉勰所指的自然是儒家的彬彬馴雅。（唐代司空圖的《詩品》，所釋的「典雅」則是一種閒適恬淡的境界。我以為司空圖對雅的解释是可取的，對典的著墨卻遠遠不夠了。）

記得在本欄中，我曾以「典雅清麗」形容余光中的作品。現在，讓我繼續以余光中的〈九張床〉為例，分析下去。

余氏的作品，用典之多，知識味道之濃，幾乎是空前的。有時，我們會發覺所讀的，不僅是「抒情性的散文」（余氏自稱《逍遙遊》等多篇，是「自傳式的抒情散文」），而是知識性的散文。中外古今，舉凡文學的，或與文學有關，種種事象典故，都給他鎔鑄了。杜甫的詩，無一字無來歷；賀鑄的詞，把人家「雲想衣裳花想容」（李白句）、「十年一覺揚州夢」（杜牧句）照抄不誤；葉慈（Yeats）和歐立德（T. S. Eliot），詩中大量引用西方文學中的神話與傳說。余光中也這樣——〈九張床〉的「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李白句）、〈逍遙遊〉的「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老子句）、「栩栩然蝴蝶，蘧蘧然莊周」（莊子句）等等，余氏將之嵌鑲在作品中，而不加引號。而「日暖。春田。玉也也煙」則是李商隱〈錦瑟〉詩句的變奏。此外，余光中這詩的專家，單在〈九張床〉一篇中，就已把宋玉、李白以至葉珊、黃用、王爾德、魏爾崙以至佛洛斯特、安格爾等名字，用了又用。

上面寥寥所引，已可見他用典之一斑。說到雅，詩的職業本來就是雅的職業。余氏作品中，有一種很巧妙的修辭法，就是把庸俗的事物雅化了。〈九張床〉中，記述作者一次與葉珊（不是女子）共榻，「正當我臥蓮觀禪之際，他忽然在夢中翻過身來，將我抱住」。這個「我」——作者——怎樣反應呢？「我既非王爾德，他也不是魏爾崙，因此這種擁抱，可以想見的，甚不愉快。」原本這是個尷尬的場面，可是，經作者的聲明，我們便只感到一種風趣。不過，我們必須先知道，王爾德和魏爾崙都是有同性戀癖的；否則，讀到這裡，便丈八金剛，索然無味了。

余氏這種典雅，自然不是劉勰那種「徵聖」「宗經」的典雅，觀

此可明。《逍遙遊》集中，〈塔〉一文有語曰：「但此刻，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剩下他，血液閒著，精液閒著……。」最末一句，頗為含蓄；你說它夠「雅」嗎？

四、炫弄學問？

人們常說，天才與瘋子，相差不過一線；藝術與色情，分別只得一點。這裡無意於比較和討論這些問題。不過，讀余光中的作品，亦面臨這種需要鑑別的景況：究竟他只在炫耀和賣弄博學和技巧？抑或他的博學和技巧，已融入他的真情，而成為作品生命的一部分？

當我最近右手承著《掌上雨》，左手執著《左手的繆思》，伴著《望鄉的牧神》，雙目縱恣，作「逍遙遊」時，我再一次驚訝於作者不可羈勒的想像力和揮灑自如的駕馭力。他把最古典的和最現代的材料合成無縫的天衣；他把科學王國的大使，邀到文學帝國的宮殿，與之高談闊論；他把中國的古文當作新郎，把五四的白話文當作新娘，牽到樂聲柔揚的禮堂，讓歐化文作證婚人。假如你手握一管紅筆，四出偵騎；把書闔上後，你會發現文星版深黃色封面內，夾滿了千條萬條的紅絲。真的這樣多佳句警語？你可能會懷疑自己是否太偏心、太情有獨鍾了。

歐立德說：「詩人就得有廣博驚人的知識。」劉勰對詩人的要求亦如此：《文心雕龍》說要「積學以儲寶」，又說要「博覽以精閱」。不過，歐立德進一步說：「結果就非得走上『炫弄學問』那條路不可。」到底「炫弄學問」是不是好事呢？被譽為 20 世紀一代詩宗的歐立德跟著肯定地告訴我們：「學問廣博適足以殫化詩情，敗壞詩意。」（“Much learning deadens or perverts poetic sensibility”）這又與一千五百多年前劉勰「言隱〔於〕榮華」，「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的聲音遙相呼應了。

到底炫弄學問好不好？這是很難回答的。屈原的〈離騷〉、〈天問〉等作品，就引用了許多古代神話的典故，又借用了蘭荃香草等種種名目；而借用莊子那句「言隱於榮華」以提醒後人的劉勰，卻把楚辭推崇備至，說楚辭「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

歐立德雖斷言「學問廣博適足以殭化詩情，敗壞詩意」，卻仍埋頭寫他那首炫弄學問、深奧難懂的〈荒原〉。（上引歐立德語見於〈傳統與個人才具〉一文，此文發表於1917年；〈荒原〉則在1922年出版。）

其實，炫耀所長，正是人的本性。美麗的女郎，不會讓面紗長罩花容，不會讓又寬又厚的衣服掩蔽嬌軀。球藝超群的男學生，不會不馳騁球場，以吸引女同學。長久浸淫在文藝世界的詩人，又怎能忍得住，不把自己的學問，向知識界的讀者炫弄呢？

讀了余光中的作品，我覺得他或有炫耀學問之嫌；不過，有一點非注意不可的是：他的左採右擷，正表徵了他那特殊的想像世界。

五、遼闊的想像世界

余光中對詩的熱情，恐怕古今少見。他是名符其實的詩的專家。對於寫詩、讀詩、編詩、譯詩、教詩，「五馬分屍」，他感到不亦樂乎。他的想像世界幾乎全被詩和與詩有關的統治了。他寫起評論文章時，如手持繆思的天秤的法官；而更多時候，他表現出赤子之心——

當他欣逢美國的老詩人佛洛斯特，便像香港的工廠小姐遇到陳寶珠一樣，要佛氏簽名留念，又與他拍照，更要剪存他的銀髮：「俯視他的滿頭銀髮，有一種皎白的可愛的光輝，我忽生奇想，想用旁邊几上的剪刀偷剪幾縷下來，回國時贈藍星的詩人們各一根，但一時人多眼雜，苦無機會下手。」（見《左手的繆思》）那時，余光中已是過了三十歲的大孩子了，卻比寶珠迷還天真頑皮！

美國總統甘迺迪在演說中推崇佛洛斯特，他感慨萬千，說：「在甘迺迪和佛洛斯特合照的相片中，他們並肩而立，頂同樣的天，立同樣的地，花岡石的人格面對花岡石的人格。」又謂詩人與總統同等，都具有不朽的力量。（見《逍遙遊》中的〈不朽的P〉）

他又老愛與莎士比亞開玩笑，要捋他的鬚。一面親暱地喚他做Bill（Bill是William的暱稱），祝他生日快樂；一面又說他沒有學位，臺灣的學院是不會請他來教書的，因而有人建議他「寫一篇萬字的論文，叫漢穆萊特腳有雞眼考」。

他的男嬰夭折了，他傷感得要學生與他一起讀莎士比亞的輓歌

Fear No More，然後對學生說：「那怕你是金童玉女，是 Anthony Perkins 或者 Sandra Dee，到時候也不免像煙囪掃帚一樣，去擁抱泥土。」（見《逍遙遊》中的〈鬼雨〉）

——我們可以說，余氏生活在詩中，他的全副精神投入於文學的想像世界。這個想像世界，廣闊無比，古往今來，上下四方，靡不包容。古今人事，似乎與余氏連在一起：李白、李賀、莎士比亞、歐立德固然常常相伴；海明威式的夢，梵谷的毛邊草帽，也是他所熟識的；面對馬尼拉的塔爾湖時，他「想的是高啟的木屐和史蒂文森的安魂曲，以及土人究竟用那種刀殺死麥哲倫」。（以上俱見《左手的繆思》）

他的想像世界廣闊極了，寫作範圍也不算太狹——他寫詩、評詩、畫評、散文等。可是，比起其他文化人（最著名的自然要數羅素、沙特等），余光中的言論圈子卻是很小的。余氏所熟知的詩人中，龐德與史班德皆曾參與政治，史班德且加入過共產黨。而余光中，則頗像葉慈一首詩所說的：閉起咀來，別管閑事，因為沒有能力糾正政治家。葉慈那首〈有人要我寫戰爭的詩〉是這樣的：

我想在我們這時代，一個詩人
最好將自己的嘴閉起，事實上，
我們也無能將政治家糾正；
詩人管別的事已夠多，又想
討好少女，在她睜人的青春
又想取悅老叟，在冬日的晚上。

（引自余光中譯文，見《英美現代詩選》）

六、詩人之路

葉慈此詩中表現的不過問、不捲入政治，代表了一條道路。（其實，葉慈參加過愛爾蘭獨立運動，後來又出任參議員，他並不像此詩所說的出世。）屈原的忠言極諫，但丁的活躍政界，終遭放逐，以至史班德的加入共產黨，最後因希望幻滅而毅然脫離，所代表的是另一條道路。選擇走第一條路的作家，大概都服膺一句話：「一個藝術家，